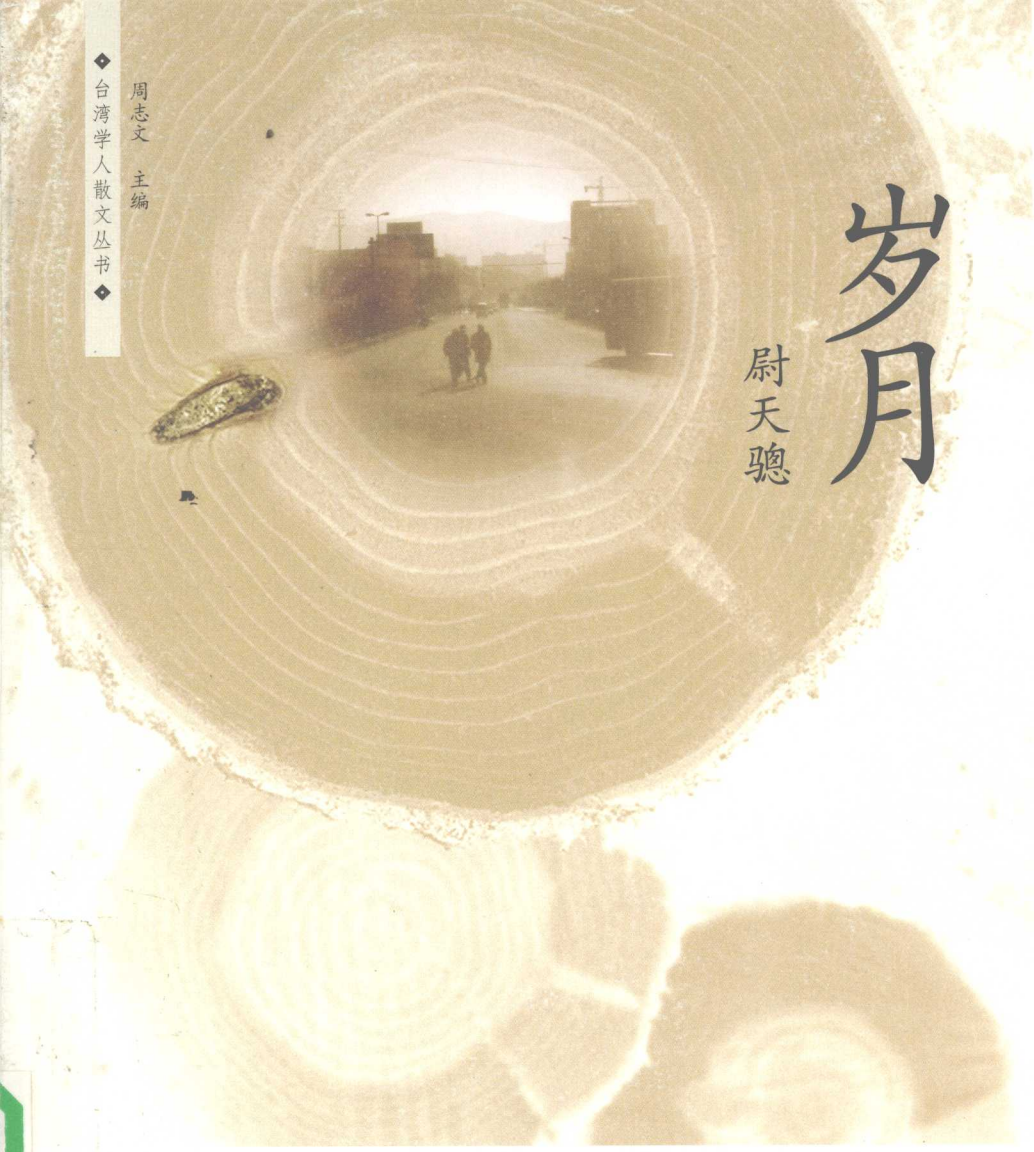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周志文 主编

岁月

尉天骢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周志文 主编

岁月

尉天骢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尉天驄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周志文主编)
ISBN 978-7-208-08628-9

Ⅰ.岁… Ⅱ.尉…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Ⅰ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6394号

责任编辑 胡兰花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岁月
尉天驄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28-9/I·690
定　　价　28.00元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俪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

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阔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

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〇〇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序二

生命断层的体认

张　错

不管为人生也好，还是为艺术也好，如果缺乏生命的真诚体认，其实只不过浮面的喊叫而已。

——尉天骢《枣与石榴》后记

无论是这本《岁月》的文本，或是作者个人的流逝岁月，它们都不止于个别事件的发生和浮沉。个人本就是群体一员，一切牵扯，均与群体互涉。同样，群体是历史进化指标，群体的命运摇摆，随着历史进化滚动，留下来的整体痕迹，就是时代特征。个人事件，尤其是从故乡到异乡的启蒙成长，都只能算是掌故。

《岁月》一书，具备个人与群体、历史与时代彼此互动激荡磨炼出来的火花芒熛，迅如流星、闪若鬼火。许多人、许多事件，风卷云涌，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作者尘缘未了，不贪不嗔，只痴心点着火把在无垠黑夜仔细喊觅追寻，一个个名字，像墓上碑文，有的有名号、志铭，有的无名无姓无文无字，甚至无碑。读者就像寻觅者，慈悲喜舍、巧手文心，一一补撰。

回首

回首最晚近的年代，那是国民政府1949年播迁来台后的文人处境。

此书故意道出与这些人的交往（而大都不在世间了），不是指他们剩余价值的身价，而是在这时代的坎坷缩影，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操守与坚持。二十世纪末五十余年来两岸三地知识分子蹇困有若过江之鲫，此起彼伏，最后纷纷老去，寂然无声。偏偏世间善忘，稚骏无知，早年民生艰困，就更不用谈什么送炭冰雪，追寻来时道路了。

岁月的回首，随着时间演变像一块块断层。回首追记台静农、俞大纲、高阳等先生有若新石器岩层，是一切文化的保留起点，尤其台湾早年思想钳制在白色恐怖里，这些人如台静农、黎烈文等先生，都与“五四”左翼文学运动有一定的关联。那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鲁迅等左翼作家，都因与台先生的过往而凝结为最深底的岩层，台先生等人有生之年，是难得重见天日的。

处在这乱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不忧不惧，自有一番哲理体验。台先生提到“身仕五代，周旋于豺狼狐鼠间”的书法家杨凝式及《夜宴图》内的韩熙载，都别有用心带出文人在乱世中的“自污”动机。其实五代入宋，宫廷画家如黄荃父子、徐熙父子等人入北宋画院后身不由己、倾轧异己，均是乱世岁月的真实写照。

台静农先生如此，俞大纲先生亦如此，许多我们知或不知的文化人，在台或大陆均如此。俞先生一袭长衫，西裤皮鞋，负起保留传统戏剧文化与中西艺术调和演变。人性的种种两难挣扎，在戏剧里最强烈最清楚。俞先生提到《四郎探母》的“通敌”矛盾，道尽古今为子者，人性的“情”的缪辖挣扎，确是见人之未得见，言人之未敢言。这些传统价值，许多早在新文学的“反封建”之时消失殆尽。台湾的“现代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兴旺蓬勃，报纸副刊、文艺杂志、诗刊茁长如雨后春笋。然由于大陆三四十年代“左派”文学作品之被禁以及思想被多方钳制，遂与“五四”传统脱节，一片真空。用以填补所谓的“现

代化”，不过是向西方思潮学习的“西化”，更是向美国现代主义学习虚无的“美化”。俞大纲、台静农、姚一苇、何欣等先生当年在思潮方面的中国传统坚持与西方文艺适当引介，都一一为岁月留下痕迹。我们可以看出，大师也好，小匠也好，在乱世里没有什么壮志未酬、书空咄咄、自暴自弃。他们凭着一股读书人的道德信念，安贫乐道，静观自得。就像台先生《腐鼠》一诗内，无论硕鼠、腐鼠：

老夫一例观兴废
不信人间有道穷

然而岁月断层最让人惊心喟叹，却是作者同期历史的乡土文学同袍，如今兴亡聚散，生死茫茫。这些人包括经常在尉天骢身边的黄春明，以及卧病北京的陈映真、早逝的王祯和、唐文标……此外更包括在作者周围的子于、聂华苓、叶笛、奚淞、楚戈（就是《鸡蛋草》内的袁宝，写他五十多岁去香港火车站和前来看他的年迈母亲相会，极为动人）、痖弦等不及尽述的诸人。

他述唐文标，情感真挚，一字一泪，如在眼前。自唐逝世，每年忌辰必亲去善导寺把灵灰请出，祭拜一番，足见义如手足之情。唐文标一生，可谓乡土文学奋斗、发展与论争的缩影。固然，我们不能把唐一人代表整体的乡土文学时代，但他倾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直至埋骨台湾，堪为海外学人回国典范。广东人侍母至孝，尉文中提及唐在加州州立大学沙加缅度分校任教时，学生常看到这位中国教授提着帆布书包在校园里望着几棵大枣树发呆，洋教授都以为是又一个发明万有引力的中国牛顿。其实传闻有误，州大校园植银杏树多棵，此树有结果有不结果者，结果实者广东人称为“白果”，去火清热。宋初入贡，欧阳修诗

云“绛囊初入贡，银杏贵中州”，即指白果。粤人喜用白果煮白粥（白米稀饭），加少许盐巴，最为聚火，脾肾虚耗、哮喘久咳均宜。唐母知有此树，每年银杏结子便叫唐文标去校园捡拾回家。白果颗粒小，不易检看是否成熟，遂有仰首观树、垂首捡果之举动。

原乡

随着人世变迁与历练，尉天骢写《枣与石榴》时，在后记中提到与痖弦道及小而带酸的山枣味道时，痖弦一边低回着“山枣、山枣”，一边嘴巴嚼着嚼着，“口水好像都要掉了下来”。

尉文继续写道：“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那时心中所萦怀的故乡原以为再也回不去了，哪里知道在人事全非的情况下，竟然又重临了故土。这种亘古未有的变化，岂是单纯的‘乡愁’两个字可以说得了的。”他为何会如此说？道理非常简单，过去了的就回不来了。原乡徐州只是记忆中的徐州，犹如依稀梦境，梦中人景，千年不变，但现实的原乡，随着人世沧桑，几不可认，“其中装载了更深沉的悲怆和无奈”。就像他的老友黄春明说的“表面上好像一样，其实一步步走向更深沉的所在”。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台北木栅也成了他的故乡了。

但是他不甘心，提笔重写原乡种种，体认出一些永恒不会消失的人生际遇与关怀。如此一来，原乡局限的籍贯意义，又提升到一层哲理甚至宗教性的永恒光辉。他给自己解说、也似劝喻世人：“这不是由于几十年来个人与整个世界的紊乱、无理所产生的对于人世的绝望，倒反而是：在经过众多人间的种种遭遇以后，更能看清哪些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去珍惜的。那也许不是显赫一时的名利权势，而是平日并未察觉到的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些微不足道的人与人的际遇与关怀。”

如此，则《枣与石榴》内许多原乡细节，不能等闲以怀乡文学视之。它没有太多的流散与重聚，乡土与回归。它的描述，其实是生命一种深沉体认，“当我们体认出那些当年拼了性命去争夺的东西不过是过眼云烟之时，那些际遇和关怀却像天边永不会消失的星光那样，仍然温暖了每个人的心。让人觉得那才是历史持续永存的重心。”

所谓际遇，就是书中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作者虽悲天悯人，对故乡与逝水年华追忆之余，同时“总也无法忘掉与那些温馨并存的暴力、残忍等等阴暗事实”，这些笔触，与当年沈从文、吴组缃等人的作品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止是眼睛不好的奶奶、哺乳奶妈秧大娘、巫医老南瓜奶奶、老爷爷的马铃、老奶奶每天早晨烙的饼，在一个装着三条短腿的铁盘子上，一个擀一个翻，掺杂着老人家追述村子掌故，甚至家乡的燕子、布谷、喜鹊或乌鸦，都是中国农村温馨憨厚的传统价值。

但是笔锋一转，我们又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魂》《邵莲花》和《血碑》。《叫魂》里上吊的三婶子虽说患了忧郁病，但让她步入死亡的却是城市文明的腐烂，乡村驻入响马、城里热闹，连小镇也开始有了酒馆、鸦片烟馆，应付军队和往来客商。偌大的都市让她心慌在一个庞大陌生的世界里，只好决定回乡采望。怎知回去一看，就被遍山遍海的花田震慑住了，“那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罂粟”，是一股“几乎致人窒息的死亡，正一步步逼近过来”。

邵莲花也是腐烂社会的大流氓，当初除了几套血淋淋的敲诈本领，还会带起兵来种植鸦片，成为一个彻底的土匪大王。他在关帝庙处决犯人的方法是一种很特别的杀戮游戏，令人在观赏包公戏的《铡美》戏里，戏假情真，把道具人换作真犯人在台上身首异处，血溅舞台。这当

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据说徐州习俗，当地砍头的刽子手每次行刑完毕，都会绕着村子跑，最后躲在关帝庙的神案下，叩得神灵庇护，不让冤鬼缠身。

《血碑》的人性残忍阴暗，也让人不忍卒读。同母异父的两对兄弟，分别都叫大柱二柱，但后来受教育的一对改名叫家勤家俭，要去母亲老家杞县县城寻亲，结果却死在要为被抢走再嫁的母亲复仇的大柱二柱兄弟手里。

结语

某年夏天我住母校附近尉天骢家里，每天早晨吃完烧饼油条，或是烙饼卷馓子、葱油饼后，他就和我说故事。许多掌故似幻犹真，如虚如实，印证着生命断层中发生的变故与真相。我相信人生岁月里的许多沧桑追述，并非颠倒梦想，皆是真实不虚。

（注：序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目录

3 |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7 | 序二　生命断层的体认/张错

第一辑　原乡

2 | 众神
5 | 巨柱
9 | 鸡蛋草
12 | 尚大爷
14 | 淑琴
17 | 秧大娘
22 | 老南瓜奶奶
30 | 长素
32 | 众鸟之什
40 | 关山
43 | 丽江
45 | 西安
47 | 延安
48 | 海拉尔
49 | 京城

第二辑　历程

52 | 百年冰雪身犹在：记台静农先生
63 | 苍茫独立唱挽歌：说高阳
73 |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纪念王梦鸥教授
80 | 和姚一苇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89 | 素朴坦然一君子：记俞大纲先生
100 | 找回失去的星光：怀念子于
110 | 孤寂的旅程：怀念何欣先生
122 | 独步的狼：记诗人纪弦
133 | 燃烧的灵魂：怀念唐文标
144 | 悲悯的笑纹：记王祯和
154 | 府城的李白：怀念叶笛
164 | 诗人与同温层
170 | 遣怀：赠尤弥
178 | 初雪
183 | 去奚淞家看画
195 | 江湖寥落那汉子：怀念逯耀东
212 | 怆然的回望：聂华苓《三生三世》读后的断想

第三辑　岁月

241 | 马铃
250 | 枣与石榴
256 | 井上
262 | 叫魂
271 | 邵莲花
280 | 血碑
290 | 那一盆炉火
300 | 还乡
308 | 烟

316 | 后记

第一辑

原乡

众神

灯下翻看相簿中变黄了的故乡的风景，竟然浮现了伯父的影子。

伯父二十八岁就过世了，那时候我还不曾出生，但是他却一直以老人的温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差不多从我能够在四乡走动的年岁，伯父的名字就跟我的脚步结合在一起了。

“×××是你什么人?”

每当别人看到我这稀有的姓氏，就马上会问起伯父的名字。然后，随着我的回答，我便会从那些陌生人那里得到一番亲切的关心。

母亲说，在我伯父念中学的那段日子，村子里的生活过得特别艰苦。那时候，很少日子没见过“过兵”，也很少夜晚听到狗叫不心慌的。老村长隔不了几天就被吊在榆树上，只因为他收不齐那些军队要的粮草。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村子里的人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找不到可以干的活，有时把来春下田的种子吃光了，每天就三三五五地张着无神的大眼，坐在墙脚边晒太阳。我的伯父跟他的同学本来想到广州去，因为路太远了，一直没有去成。放假的时候，他们由城里回到乡下，面对那些村人，就怂恿大家联合起来办一座小工厂。虽然那座工厂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但大家总有了一个可以出力的地方。有的织麻绳，有的榨花生，另一些脚力健的，就担当往城里运输的工作。有了工作，稀粥有得喝了，窝窝头有得吃了，渐渐地也不必每年愁下田的种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